



小佚
著

X 生存手札

宿命之角

心若自由，身沐长风

《潇然梦》《少年丞相世外客》后，畅销书作家小佚最新热血大作

数年等待，最受读者期待人物 **萧冰朔** 携势归来，缔造传奇！

这是时代转折交替的时刻，注定惊心动魄，也注定妖冶如火。

在这些青葱少年的人生长河中，它必永不褪色。

随书附赠 知名插画师苍狼野兽亲绘两款精美书签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X 生存手札

宿命之角

小佚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X生存手札 / 小佚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399-6847-6

I. ①X…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0301号

- | | |
|-------|---|
| 书 名 | X生存手札 |
| 作 者 | 小 佚 |
| 出版统筹 | 黄小初 侯 开 |
| 选题策划 | 王晓萌 |
| 责任编辑 | 姚 丽 |
| 文字编辑 | 王晓萌 |
| 责任监制 | 刘 巍 江伟明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jswenyi.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印 刷 |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00×980毫米 1/16 |
| 字 数 | 250千字 |
| 印 张 | 18 |
| 版 次 |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399-6847-6 |
| 定 价 | 32.80元 |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集	承诺×惊险×首次交汇	001
第二集	入学×考验×针锋相对	014
第三集	问心×教导×七月流火	025
第四集	质疑×再遇×心脏衰竭	037
第五集	惩罚×邻桌×似曾相识	048
第六集	徐曜×邂逅×一叶障目	059
第七集	同情×选择×暗夜杀机	070
第八集	疗伤×心宿×精英武道	083
第九集	死水×执著×坦诚相告	094
第十集	开赛×希望×暗流汹涌	106
第十一集	报复×出手×避无可避	117

X
生存手札



目录

C O N T E N T S

X 生存手札

第十二集	众怒×组队×破釜沉舟	128
第十三集	首战×关卡×一鸣惊人	140
第十四集	入围×死战×百折无悔	152
第十五集	代价×逆鳞×堕天计划	173
第十六集	欢庆×预言×宿命之角	187
第十七集	惊艳×邀请×谁背叛谁	199
第十八集	镜子×魔障×只此一人	218
第十九集	真相×晋级×一念成魔	234
第二十集	绝境×并肩×结束开始	248
番外	少年成长记事簿	273



第一集 承诺×惊险×首次交汇

生活的意外在于，每时每刻都有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

一

时针指向六点，紧闭的门忽然被打开，一个修长挺拔的身影从门后走出，又轻轻将门带上。

出来的是一个青年男子，年近四十，有着异常俊秀的五官，神情看上去却清冷淡漠。他一出门就愣了一下，只见宽阔的客厅中空无一人，沙发上随意丢着一个鼓鼓的旅行背包。硕大的等离子电视不知被什么人打开了，女主持人正用悦耳的声音播报着每日新闻：

三日前，随着Pandora号巨型豪华邮轮驶进维多利亚港，四年一度的亚洲赌王争霸赛拉开了帷幕。备受关注的上一届亚洲赌王叶胜曾蝉联四届冠军，多方猜测，此次叶胜再次问鼎亚洲赌坛的可能性非常高。然而……

男子愣了一下，忽然想到了什么，改变方向，沿着螺旋楼梯朝楼上走去。

果不其然，第一间卧室的房门微敞，透过门缝，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一个十七岁上下的少年，身着一件样式普通的白色T恤和剪裁合体的牛仔裤，背影修长而美好。此时，他正坐在一张小床前凝视着床上小女孩可爱的睡颜。

男子走进房中，目光扫过微张着口好梦正酣的女儿，冰冷的面容上闪过一丝柔和。“冰朔……”他喊了一声少年的名字，正要继续问话，坐在床边的人却忽然回过头来，食指贴在唇上，向他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

男子会意，两人悄无声息地走出女孩的卧房，来到隔壁，属于少年的房间。

“什么时候回来的？”男子神色淡淡地问。

少年，萧冰朔轻轻舒展了一下身体，脸上尽是疲惫过后放松的惬意：“凌晨三点多到家的。”他指了指别墅背面的围墙，“爸，那里的保全系统还有漏洞。”脸上带着点恶作剧的轻松笑容。

男子清冷的脸上也终于浮起了几分无奈：“对你来说，什么样的保全系统才算没有漏洞？”他眼中明显宠溺多于无奈，“这一次，准备待多久？”

冰朔惬意地靠在床上，捡起枕边的遥控器随便按了几下，屋内的荧幕亮起，画面依然是那个美丽的海港，维多利亚。停靠的Pandora豪华邮轮像是在炫耀着世间最无止境的欲望。女主持人的声音清脆动人，却难掩震惊和慨叹。

谁也没有想到，叱咤赌坛数十年的亚洲赌王叶胜会毫无招架之力地败给名不见经传的十七岁少年Shawn，险些因此赔尽家产……

明年八月，这个横空出世的新一代少年赌王将前往美国拉斯维加斯，向“世界赌王”的称号发起挑战。本台十五日讯。

冰朔微微皱了皱眉，按下了POWER键，房间里重归静寂。他抬头对上男子无波无澜却暗藏威严的双眼，无奈地叹了口气道：“早上五点的飞机，一个小时后就上路。”顿了顿，又道：“这一次就别让琉璃知道我回来过了，免得她失望。”

想到因为日夜期盼着哥哥回家而哭闹不休的女儿，男子微不可察地皱了皱眉：“要去多久？”

“少则半年，多则……我也说不准。”冰朔抿了抿唇，“爸，我想问你借一下‘绝’。”

“‘绝’？”男子以极其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他，“冰朔，如果我没有记错，十岁后，你就不需要任何武器了。”

“绝”是一件首饰，也是一件危险的武器。看似不起眼的外表下隐藏着重重杀机。

冰朔有些尴尬，修长白皙的手指拨了拨柔软的黑发，轻声道：“步杀……我是说有个人，曾教给我一种古怪的内功心法，‘不破不立，置之死地而后生’。前不久，我左右无事就开始练习，一夜之间内力散尽。眼下体内空荡荡的，完全提不起劲来。也不知道这样糟糕的状况会持续多久……”

男子皱眉听着，忽然心中一动，打断他的话：“你打算去哪？”

冰朔定了定神，用轻描淡写的语气道：“爸，你能不能想办法暂时抹掉我的资料？我是说，如果有人要调查萧冰朔，我希望他们一无所获。”

男子一怔，随即，琥珀色的双眸微微眯起，剑眉轻蹙，不怒自威：“冰朔，不要拿自

己的安危开玩笑。你究竟想做什么？”

冰朔的目光有一瞬停留在隔开了他与妹妹的白色墙壁上。就在隔壁那间小小的卧室中，躺着 he 发誓用一生呵护的宝贝妹妹——水琉璃。当目光收回来时，他的眼中已是一片坚毅。

“我不会拿自己的安危开玩笑。”同时也不允许琉璃受到任何伤害。冰朔轻轻拂开过长的额发，直视着那双琥珀色的眼睛，“爸爸，我有不得不做的理由，但是现在，还不能说。请你谅解。”

清润的声音温和而低缓，却透着不可动摇的坚定决绝。这个不足十八岁的少年，每当他露出这样的表情、用这样的语气讲话，就代表一切已成定局，绝无可能改变。

男子用深邃的目光看了他半晌，终于微微点头，从自己的脖子上摘下一个样式简单的挂坠交给他，起身朝门外走去。

当房门即将合上的时候，男子忽然停下了动作。他在原地静默了半晌，才用淡漠清冷却绝非无情的声音道：“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还有，早日回来。”

门轻轻地关上，冰朔望着木门良久，忽然露出一个灿烂柔和的笑容：“当然，爸爸。”

我们是亲人，而这里是我的家，不是吗？

二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A895前往新加坡樟宜机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United Airlines flight UA895 to Singapore Changi…”

飞机在轰鸣声中缓缓升上高空，化为蓝天中的一个小黑点。

在飞机平稳飞行后，冰朔摘下蓝黑色的眼罩，打开了挂在耳上的微型收音机。过长的额发遮住了他的眼睛，他稍稍拨了一下。耳边清晰地传来女子柔媚的声音：

就在亚洲新赌王诞生不到二十四小时后，在美国的大西洋城、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南非的太阳城中也分别诞生了新的美洲、欧洲和非洲赌王。而此次最令人瞩目的是，代表上一届“世界赌王”Steven King出赛的美籍亚裔赌王，年仅十八岁的Gallant赌王……

恰好这时乘务员过来检查他的安全带，冰朔微垂下头，低声道：“谢谢。”美丽的空姐因为这悦耳的声音而忍不住望了他一眼，只是过长的额发挡住了他的大半侧脸，空姐略带遗憾地走向下一个乘客。

冰朔笑笑，拿起手边的饮料尝了一口，暗道：飞机上的食物果然不好吃啊！

但最让人感到震惊的却是，刚刚打败叶胜夺得亚洲参赛权的少年赌王Shawn却突然宣

布退出世界赌王争霸赛。更奇特的是，全球几百家媒体，居然无人能挖到这个化名Shawn的少年的背景资料。这一变故，也让这一届赌王争霸赛的走向变得扑朔迷离……

微型收音机里女声还在絮絮叨叨地分析着明年那场终极赌王争霸赛，冰朔抬手按了一下按钮，果断关掉这个频道。一边调出音乐，一边想着：琉璃好像长胖了一点，脸色也很好，看来身体应该没什么问题……

“哥哥，抱，抱……”一道稚嫩的声音打断了冰朔的思绪。他低头看到一张粉嘟嘟的可爱小脸，对他眨巴着大大的、水润的眼睛。“哥哥，抱抱……”

冰朔眼中流露出一抹温柔，动作娴熟地将她小小软软的身体抱起来。（小孩缘一向都好得不可思议的某人。）

胖胖的小手扯着他柔软的额发，小脸上漾出开心的笑容：“哥哥，漂漂……漂漂……”

冰朔将她小小的手握在手上，以免她再蹂躏自己的头发。他柔声问：“爸爸妈妈呢？”

小女孩歪着脑袋，眨了眨大眼睛，似是在思考什么，但很快又眉眼弯弯地笑起来：“玩……玩……哥哥，亲亲……静静要亲亲……”她指着自已胖嘟嘟的包子脸，期盼地看着冰朔。

眼看因为自己没有反应而开始泫然欲泣的小脸，冰朔简直要扶额苦笑了。一瞬间，他记起小时候的琉璃也是如此黏他，简直是二十四小时折磨他的神经。

幸好这时一个甜美温柔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静静，你又在调皮了。”

坐在冰朔腿上的小女孩闻声兴奋地叫起来：“妈妈！妈妈！”

一个秀丽的少妇弯腰将小女孩抱进怀中，向冰朔抱歉地说：“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冰朔坐直了身体，微笑着向她摇头。少妇身上有种淡定柔和的高雅之气，让人忍不住尊重又心生亲切之感。

少妇抱着小女孩朝自己的位置走去，小女孩却在她怀中不安分地踢腿：“要哥哥……哥哥抱……呜……静静要哥哥……”

砰——小女孩乱踢的脚踹到了某个乘客的手肘上，他捂得严实的口袋里忽然掉出一样东西。少妇正要道歉，却忽然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开。乓！一声过后，她竟被那乘客狠狠甩了出去。

少妇几个踉跄，手上的孩子再也抱不稳。她啊地发出一声惊慌的尖叫，眼看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就要被重重摔在地上……许多人不忍地闭上了眼睛。

就在此时，一个身影如箭一般蹿了出去。

一秒钟后。

“哥哥，哥哥……嘻嘻……”小女孩开心地抱住冰朔修长白皙的脖颈，脸上露出得意扬扬的笑容，“哥哥……厉害！”

冰朔好不容易松了口气，脸上却没有任何欣喜的表情。他抱着小女孩站起身来，脑中浮现出刚刚看到的景象：那从男子口袋中掉出来的物品，分明是一把手枪。难道说……

机舱里忽然传出一声暴戾的怒喝，方才那个乘客正将少妇抓在胸前，拿枪抵着她脑袋，用没有人听得懂的语言大吼。

几乎是同一时刻，两个乘客站起来冲向驾驶室，开始用力踹门。他们的手上也拿着枪。

机舱里一时间充满了恐惧和惊慌，乘客们战战兢兢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连动都不敢动一下。

“哇！”冰朔怀中的小女孩大哭起来，“妈妈，妈妈——静静要妈妈——”

冰朔连连安抚，生怕小女孩的哭叫声惹怒了歹徒们。他不动声色地观察了一下，发现劫机的歹徒总共有四人，此刻分散开来，占据着极为有利的位置，而且手中都握着武器。

那个劫持着少妇的歹徒用蹩脚的英语吼：“Be quiet, airhost, out!”

片刻后，一个年纪稍大的空姐从乘务室战战兢兢地走出来，也用英语回答他：“Sir, please calm down. Your request, we…we will try to meet. Please…do not hurt passengers.”

歹徒的脸上有一瞬的迷茫，随即变为羞怒的杀意。显然，他根本听不懂空姐这一长串的英语。眼看他的手指扣上了扳机，冰朔心口猛地一紧，他厉声喝了一句乘客和空姐听不懂的话。

可是歹徒听懂了，他用有些震惊的语气回了一句。冰朔用不太流利的语言，却镇定自若的神情与他应答。语毕，那歹徒竟露出几分激赏，神色也柔和了些。随后他又神色凝重地说了一长串话。

冰朔微微怔了一下，眼中的错愕一闪而过，秀气的双眉微微皱起。他转身面向乘务员，用凝重的语气道：“他要你带他们去美洲赌王Gallant所在的头等舱，并要求飞机改变航道，前往边境。他们手上有枪，还有微型定时炸弹。他说，他们随时准备和机上所有人一起去见上帝。对了，他说他们不是恐怖分子，只是想要向Gallant所属的维姆斯集团讨回公道的受害者。”

在紧张的协商后，机组人员终于决定先满足歹徒的要求。因为他们手上不仅有致命的武器，还有人质，而且在飞机上发生暴动，随时有可能机毁人亡。只是对于歹徒飞往边境的要求，驾驶员还以航道变更容易造成事故的理由拖延着。

冰朔因为略懂他们那儿生僻的方言——柯新特语，而被要求共同前往头等舱，于是他

主动提出代替那位少妇成为人质。歹徒们商议后，否决了他的提议。于是留了两个人在原地监视乘客们的动静并挟持着那位少妇；另两个人则押着空姐和冰朔，前往头等舱。

三

头等舱的设施和服务自然是经济舱无法比的，而美洲赌王Gallant所在的头等舱更是豪华中的豪华——不仅仅有单独的包间，包间中还有独立桑拿水疗室、等离子挂壁电视、长毛绒毛毯和内置按摩功能的大床。

这是冰朔第一次见到被称为美洲赌王的Gallant。虽然早知道他只是个十八岁的少年，可是直到亲眼看到时，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豪华舒适的头等舱中，他正安静地埋首在办公桌前写着什么，看不到脸孔。褐色的短发染了微黄的灯光，显得柔和而温暖，即便坐着也能看出他身材修长，却不显瘦弱。他的左右两侧各站着一个身着黑色西装、强壮彪悍的保镖，更衬得他青涩且不具威胁性。

两个歹徒挟持着冰朔和空姐闯入他所在的机舱，歹徒手中还举着明晃晃的枪，而他和他的保镖却仿佛什么也没有看见一般。冰朔为这个人的深不可测感到一阵寒意。

挟持着空姐的歹徒因为被无视，恼羞成怒地朝他怒吼了一声。

坐在桌前的少年终于抬起头来。温和、俊秀、儒雅，优雅的笑容更是有着惊心动魄的震慑力。只是那双漂亮凤眼中若隐若现的戏谑和深不可测的精芒，却让人心生寒意。

他的表情停顿在幽深的笑容下，然后竟开口吐出一句流利的柯新特语：“你们究竟是维姆斯集团垄断下的受害者，还是……受雇于摩纳哥的蒙特卡洛？”

冰朔为他语调中的笃定和讥讽而轻轻叹息。

事实其实很明显。Gallant虽然是如今维姆斯集团旗下最耀眼的新星，但毕竟不是公司决策层，怎么会有人为一个区区亚裔美洲赌王冒险劫机？他们也没那个能力控制安检部门。可是身为四大赌城之一的蒙特卡洛却不同。在摩纳哥，绝对有人有理由，也有足够的财势权力，为了一个“赌王”的头衔劫持客机。

歹徒的脸上现出明显的震惊和恐惧。他们将枪口紧紧抵在冰朔和空姐的额头上，厉喝：“叫你的保镖出去，否则，我杀了他们！”

Gallant看看色厉内荏的歹徒，又看看吓得涕泪横流的空姐和低垂了头看不清表情的冰朔，像是觉得极为有趣，再忍不住般哧地笑了出来。他摊手道：“两位请便。他们的命，与我何干？”

所有人都被这句无情而残忍的话吓呆了，歹徒的表情瞬间变得狰狞而扭曲。空姐的忍耐和恐惧终于在Gallant无情的笑容中到了极限，她哇地哭了出来，歇斯底里地大吼：“救命——，救命啊！”

冰朔心叫不好，在歹徒发怒下杀手前，他忽然抬头看向Gallant，用柯新特语冷冷道：“先生，如果您不想让自己的锦绣年华断送在不久之后的坠机事件上，最好还是收起您那幸灾乐祸的嘴脸吧。”

Gallant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被挟持的人质会对他冷笑并说出这一番话。他左边的眉毛微挑，眼中闪过一丝兴味：“你是中国人？”

“是。”冰朔淡淡地回答，额发后的双眸闪过澄澈的蓝光。

Gallant用手指敲击着桌面，嘴边带着若有似无的笑：“好吧，就算是奖赏你的勇敢……”他朝后挥了挥手，“你们先出去吧。”

“是，少爷。”两个保镖面容沉静地鞠了个躬，转身离去，竟没有露出一丝焦灼的表情。

冰朔看着Gallant的眼中露出几分钦佩，这让Gallant嘴角的弧度又深了几分。当两个保镖走过歹徒身边时，一直坐在办公桌前的Gallant眼中忽然闪过一丝狠辣。

他将修长完美的双手缓缓合十，然后轻轻地，击了两下掌。

突变，就在这一刻发生。

四

首先出手的是冰朔身边的高大保镖，只见他一把扣住歹徒的手腕，不费吹灰之力地轻轻一折。只听咔嚓一声，一道凄厉的惨叫充斥在头等舱的每一分空气中。

紧接着，是锐物刺入肉体时哧的一声。

两秒，只是短短的两秒，方才还凶神恶煞挟持着冰朔的歹徒已经奄奄一息地躺倒在地上。鲜红的血浸透了灰色绒毛的地毯，而他还在血泊中做着最后的抽搐。

冰朔难以置信地看着黑衣保镖扔掉手上那把还沾着血的锋锐短刀。他想要蹲下身去检查歹徒的伤势，想用最快的速度救他，膝盖却僵直着弯不下去。

不是震惊，不是畏惧，而是愤怒。他们竟这样随意地在飞机上杀人，还搞出如此大的响动。他们到底有没有想过，方才歹徒的那声尖叫会从敞开的机舱门传递出去，引起所有乘客的恐慌？他们到底知不知道飞机上的骚动恐慌意味着什么？

然而时间已不容他继续思考。剩下那个歹徒惊惧之下拔枪就要向他们射击，与此同时，另一个原本离得稍远的保镖不知何时已蹿到了歹徒和空姐面前。眼见枪口对准了自己，他不慌不乱，竟一把扯过吓得瘫软的空姐挡在自己面前。

冰朔脑中有根弦被嘣的一下拉断了。他想也没想就冲到歹徒与空姐之间，抱紧了她僵直的身体，提气移步，用尽全力向旁边一扑。

然而，体内熟悉的真气没有涌现。冰朔只觉脚下一软，暗叫不好，待要再挪动一步，

却听到砰的一声巨响，肩膀有锐物入肉，发出恐怖的嗤声。他只觉剧痛撕裂了肩膀上的血脉、隔离了骨肉，令他发出一声闷哼。

冰朔已没有余力再去顾及那深不可测的Gallant和被黑衣保镖撂倒的歹徒的命运。他只能用没有受伤的手一把拽起空姐，大声道：“快，想办法安抚乘客。就说Gallant的保镖已经顺利将两个歹徒制服。”

见空姐仍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他狠狠甩了甩自己的头发，将碍事的额发甩到一边，拎着她的领子大吼：“如果你不想有人牺牲就快去做！这是你的责任！”

空姐的眼中慢慢映出一张清秀绝伦的脸，如碧海蓝天般清澈的双眸正难掩焦虑地瞪着她，形状优美的唇中吐出沙哑却天籁般的吼声。

空姐猛地醒悟过来，她连应了几声是，跌跌撞撞地向乘务室跑去。冰朔单手捂着流血的肩膀，正要冲向经济舱，一个身影却拦在他面前。

Gallant眼中有一丝惊讶，随即露出高深莫测的笑，目光落在他右肩上：“你受伤了。”

“让开。”冰朔冷冷地道。

Gallant单手抵在舱门上，随意的举动却恰好拦住冰朔的去路：“先把伤势处理了吧。”

冰朔眼中寒芒一闪。他已经听到了经济舱中骚动的声音，对小女孩和其他乘客的担心让他再没有心思与眼前的男子纠缠。他的手指忽然无声无息地袭向Gallant搁在舱门上的手肘，一弹，一拨，修长白皙的五指如莲花瞬间绽放。

Gallant只觉手肘被一股轻柔的力道轻轻弹了一下，整只手臂竟然都变得酸麻无力。随后又被轻轻一拨，让他不得不后退三步。随后，一个身影从他身边蹿了出去，徒留一个白色的、渗着鲜血的背影。

Gallant扶着仍有一丝酸麻的手肘，脸上的错愕慢慢褪去，终化为一丝幽深的笑意。

五

当冰朔心急火燎地跑回经济舱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两个原本凶神恶煞的歹徒已经被撂倒在地。小女孩静静被一个年轻女子抱在怀中，而她的妈妈则脸色苍白地站在一个身材颀长的男子身边。

那是一个俊朗挺拔的男子，金丝无框眼镜架在秀挺的鼻梁上，利落的短发，凌厉的气势，让他有种内敛的沉稳。一身铁灰色的西装和银色领带更使他平添了一分成熟的魅力。

他正理着凌乱的衣衫，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正对上了冰朔的目光。他露出一丝欣赏感激的笑容，走前几步伸出手道：“谢谢你刚才救了静静。”

冰朔看着他伸出的右手，勉强扯出个笑容，最终还是困难地提手握了上去：“不用客气。”

“哥哥，哥哥……”静静欢快地冲他跑过来，“哥哥抱抱。”

冰朔身体半倚在舱门上，方才提臂的动作，已让他背上冒出细密的冷汗。对面的男子眼中露出几分诧异，正要发问，却见冰朔本就苍白的脸唰的一下转为惨白。他心念一动，猛地回过头去。与此同时，静静稚嫩恐惧的哭叫声传到他耳中。

只见一个本该昏迷过去的歹徒竟抓住了静静的脚，然后将一个绿色如手表般的仪器咔嗒一声扣在她纤细的脚腕上。

嘀嗒嘀嗒嘀嗒……诡异的声音在静寂的机舱中一下又一下响起，催命符一般。

那个歹徒用只有冰朔听得懂的语言大吼了一声：“上帝与我们同在！”然后一头撞在了座椅的脚架上，鲜血横流，眼白外翻，竟就此昏死了过去。

所有人都傻了。没有人不明白那嘀嗒嘀嗒的声音意味着什么。那是死神来临时的狞笑，是刽子手落下的钢刀。

一时间，没有人还能做出反应，巨大的恐慌代替了生命即将得而复失的失望，弥漫在每个人心中，最终转为绝望。唯有又被惊吓到的静静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

冰朔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他临危时的反应一向很快。他冲到静静面前小心地抱起她，坐回自己原来的位置上，轻声安抚她：“静静，听哥哥的话，不要哭，不要闹，安静地坐着，可以吗？”

静静眨了眨犹带泪花的眼睛，露出个甜美的笑容：“哥哥……静静听哥哥的……”孩童特有的纯净嗓音和她信赖的目光让冰朔心中微微一痛，他握紧了双拳。

“静静！”身后的男子和那少妇终于反应过来。少妇冲到冰朔面前，手颤抖地伸出，握住冰凉的扶手，眼泪决堤般无声落下。

“妈妈，妈妈！”静静开始不安地踢腿，“妈妈……不哭……静静吹吹，不痛……”

冰朔连忙抱紧了女孩：“这位夫人，请你……请你不要刺激到她，炸弹受了震动容易提前爆炸。我知道这很难，但现在请你一定要冷静。”

少妇身后的男子连忙扶住她摇摇欲坠的身体，隐含期盼的目光望向冰朔：“你能拆解炸弹？”

冰朔苦笑，低下头握住静静的脚腕，细细观察并倾听：“我……尽力而为。”

“把、把她和炸弹一起丢出去！这样我们就能得救了！”一个被恐惧打垮了的男子忽然爆发出歇斯底里的吼声。

顿时，机舱里沸腾了起来，几个慌乱的乘客开始附和。

“对啊！没道理要我们这么多人陪着她一起死的！”

“把她丢出去！我们不想死啊！”

.....

少妇砰的一下跌倒在地上，苍白的脸上满是泪水。她用手紧紧捂住嘴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君勉，静静她……呜……静静……”

扶住她的男子——谢君勉眼中一片愤怒，随后却转为冰冷的嘲讽。这就是人性吗？在己身的安危面前，什么都是微不足道的。哪怕是一条幼小鲜活的生命，也可以像蝼蚁般踩死。果然，从来没有变过呢。

“统统闭嘴！”一直低着头的冰朔猛地抬起头来，冰寒凌厉的目光——扫过舱里被震慑到的每一个人，“请大家保持安静，否则我无法分辨炸弹的结构！”

嘀嗒嘀嗒嘀嗒……定时器上清晰地显示着时间：1分37秒69……

“哥哥……”静静迷茫而又有些无措地看着神情恐怖的冰朔。

冰朔低下头，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静静，相信哥哥吗？”

静静坚定地摇头，眼底一片澄明。这就是孩子，哪怕只是初识，也可以毫无条件地信任和依赖他人。

冰朔脸上的苍白缓和了几分，目光落在定时炸弹上，他柔声道：“我要把这个东西从你脚上取下来，你不能动，脚可能有些麻，你能忍受吗？”

静静呆呆地看了他一会儿，随即露出个灿烂的笑容，大力地点头：“嗯，静静不动！”

冰朔闭了闭眼，将一切杂念清空，然后猛地睁开。此时此刻，他的眼中只剩下结构复杂的定时炸弹，他的耳边只能听到嘀嗒嘀嗒的死神钟摆声。

他取出手机，动作伶俐地从上面拆下一枚针般细小的转子，开始全神贯注地拆卸炸弹。

机舱里，短暂的安静过后，又有人想说什么。却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忽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厉声道：“如果我这条老命要一个小女孩的命来换，那我还有什么脸活下去！”

“没错！”一个戴着眼镜的女学生也站了起来，眼含热泪，“离炸弹最近的人都还在努力，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吵闹？要我用一个小孩的命来换自己的，我宁可和她一起跳下去！”

又有几人站起来坚决反对牺牲小女孩拯救大家的做法。最早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在大家的怒视下，不由得心虚地低下了头。

这时，广播里传来空姐颤抖却坚定的声音：“各位乘客，各位乘客，请大家保持安静，扣好安全带，坐回自己的位置上，不要随意走动。这个飞机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重要的乘客，我们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大家哪怕帮不上忙，也请给予他

们最大的支持。”

滴答滴答滴答……

谢君勉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那个低着头十指翻飞的少年。他的目光，犹如最幽暗的夜幕，谁也看不透其中的实质。

咔嗒。

那是比天籁更为动听的声音。

砰，扣在静静脚腕上的表型定时炸弹在众人惊惧紧张的惊叫声中掉落在地。

冰朔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脸上满是筋疲力尽的倦怠：“放心吧，我已经把引线全部切除了，也毁掉了震荡感应器，不会爆炸了。”

他低下头，温柔地看着怀中仍旧乖乖坐着的小女孩：“静静，已经……可以动了。”

“啊！”静静大叫了一声，踢着自己酸麻的腿，粉嘟嘟的小脸皱在一起，“好麻，妈妈……好麻！”

少妇松开捂住嘴的手，猛地将她抱进怀里：“静静！静静！吓死妈妈了！我的静静……”

“妈妈……”静静茫然地揪着少妇散乱下来的长发，“妈妈不哭……痛痛飞飞……”她学着妈妈以前哄自己的样子安慰了少妇一会儿，又不安分地从她怀里钻出来，仰头看着冰朔，一副讨赏的笑容：“哥哥，静静没动哦……静静乖……”

“嗯。”冰朔露出一个虚弱的笑容，脸色苍白如纸，“静静好样……的……”然后，他只觉眼前一黑，在所有人错愕的目光下，朝左前方重重栽倒下去。

“啊——”少妇发出一声惊叫。

离冰朔最近的谢君勉一把抄起他冰凉的身体，背上已经干涸的暗红的血迹触目惊心地带入他眼中。

枪伤！他竟一直带着枪伤为静静拆除炸弹？！这样的身体状况，他竟然还能集中百分百的精神力？

这个少年……究竟是什么人？

这样的震惊，几乎在每一个乘客心中回荡，还有说不尽的钦佩、崇敬和感激……

“各位乘客，各位乘客，请注意。由于本机上有一个乘客受了重伤，为此我们不得不在附近迫降，让他尽快就医。因此耽误了各位的行程，还请见谅……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We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as a passenger on aircraft is seriously wounded, our plane has to make an emergency landing in no time. Please be seated and fasten your seat belt...”

六

半个月后，新加坡。

“Shit！为什么？为什么？！我的使命是创造和定格一切美妙的艺术，你却要我将如此完美的脸破坏掉。小朔朔，你想让我以后都做噩梦吗？”

冰朔忍着几乎要冲破耳膜的尖锐声音，无奈扶额道：“Daniel，我只是让你给我设计一个看起来有些蠢的发型，再给我做少许的伪装。又不是让你替我毁容，真的不需要如此大惊小怪。”

“毁容？天哪！”Daniel捂着脸疯狂尖叫，“你敢！你要是敢毁了这张脸，我就跟你拼了！愚蠢的凡人，你难道不明白这张脸有多么精致、多么珍贵、多么完美无缺吗？”

“OK，”冰朔摊手笑道，“我就是知道它有多珍贵，才不想让其他人毁了它。接下来的……一年，我需要伪装，需要掩人耳目，需要不让任何人把我跟凌云集团的萧冰朔联系在一起，OK？如果你不帮我，我就只能去找别人。Daniel，我想，除了你，没有人能在不毁了它的前提下，达成我的目标。”

Daniel停止了歇斯底里的尖叫和疯狂的跺脚，半晌，终于狠狠瞪了那有着一双蔚蓝眼睛的少年一眼，咬唇道：“You win！但是就一年！恶毒皇后的诅咒只有一年。一年后，除了一个丑到爆的发型，什么伪装都不会留下。相信我，到时你一定会惊艳全场的。”

Daniel说到这里眼前一亮，仿佛被自己想象的“惊艳全场”给振奋了，肾上腺素嗖嗖飙升，灵感汹涌而来。

冰朔暗道：一年后我都完成任务回归了，怎么可能“惊艳全场”？不过Daniel好不容易松口，他自然也不会开口去泼他冷水。

“你想要扮演谁……不，我不是探听你的隐私。只是你的角色定义会让我的设计更接近完美，让你的伪装更加真实。”

“没有特定的目标。唔……好吧，就……自闭、腼腆、土气的计算机天才吧。”

“小朔朔，你可不是个擅长演戏的人。我是说，除了天才二字，你跟这个角色好像没有半点相似之处。”

“没关系的。”冰朔凝视着在自己头上飞舞的理发刀，轻声道，“我并不是想要扮演谁，只是希望不引人注目地，尽快完成任务罢了。”

随后，他听到Daniel似笑非笑、毫无诚意的祝福：“愿上帝保佑你！”

三个小时后，当昏昏欲睡的冰朔再次来到镜子面前，忍不住发自心底地赞叹：“Daniel，难怪时尚界称你为魔术爱德华，你这双手真让人不可思议。”

Daniel扬扬得意地欣赏着镜中的杰作，动手前的悲愤抑郁早已消失无踪：“没想到，我不仅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甚至能让神奇重新变为腐朽。”